



# 茶韵黄鹤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余美德



木门轴的吱呀声将我惊醒时，黄清杰已在院角蹲着。烟锅一明一灭，他磕掉烟灰：“走，陪我去鱼龙村抢鲜叶。”

山路没入灰蓝晨雾里。马武河的水汽从谷底升起来，带着泡桐花的腥气。雾里陆续浮出人影——鱼龙、汪龙、青龙村的采茶人。没人说话，只有脚步声和竹篓蹭着裤腿的细响。

茶园在半山腰。雾往谷底退，露出青黑的茶树脊背，也露出蹲着的脊背——蓝的、灰的、碎花布的。采茶人的手指从叶丛中浮出来，脸埋在斗笠下，只看见银镯子、被汗水染黑的指甲缝。

“采茶歌呢？”我问。

“晌午才唱。”他说，“这时候嗓子带露水，哑。”

食指和拇指钳住芽尖，停住。叶梗处的白浆慢慢顶破皮。有人抬头看了我们一眼，又低下头去。斗笠上的水珠悬了悬，滴进竹篓。

鲜叶装筐后，黄清杰不急不缓。他抓一把摊在掌心，对着光看，又凑到鼻前，递过来：“闻。”

是热的，青气里混着汗味，还有一点腥。

“得赶紧晾开。”他把手伸进我的竹筐，翻到底部，“闷着就红了。”

回茶厂的路上，天亮了。雾往河心退，露出对岸青龙村的屋顶。竹筐在背上颠着，里面的叶子还在发热。

竹匾在晾青架上摆成梯田的形状。黄清杰一把一把地撒，叶子在匾上铺成薄层。他的手腕抖动，叶子落下时散开。

“刚摘的叶子有火气，闷着就坏了。”

我学他撒，叶子总是堆在一处。他过来把我的竹匾端起来，轻轻颠动：“手要松。叶子怕压，一压就伤，伤了就红。”

穿堂风从南边来，带着马武河的水腥气，混着茶叶梗断口的青味。那种青是呛的、湿的，像生核桃砸开的汁。

三小时后，叶缘发软。我捻一片，脆的，一捏就碎。他摇头：“还早，要捻不出声才好。”

他把手里的叶子揉碎，递到我耳边——细微的断裂声，像清明前掰开嫩竹。“这是生的，还硬着脊梁骨。”

再试时，那声音低了，钝了。我把耳朵凑近手心，没听见。他托住我的手，颠

了颠——我听见了。不是断裂声，是什么东西在叶脉里化开的声音。

他翻动几次，手从叶面上拂过。然后捻一片递到我鼻前。甜里泛着馥味，像雨后的稻草堆。

“像嫂子那坛酸梨。”

“这是走水了，”他说，“青气走了，水气在里头闷着。”他添了火，又回来，捻了一片：“好了，可以杀了。”



铁锅架在土灶上。他徒手试温，手背悬在锅口，停住，然后翻腕：“下了。”

鲜叶入锅的刹那，青烟腾起，不是香，是呛，直往喉咙里钻。我被那口烟呛得偏过头去，眼泪霎时糊了眼。等我擦完眼泪转回来，他的手已经在锅里翻了几个来回，指节磕碰锅沿，发出钝响——他好像根本没被烟熏着。

“刚开始都这样，”他说，“眼睛习惯了，就不流泪了。”

他的双手在叶堆里翻搅，我注意到他右手虎口有一道白痕——旧烫伤，与周围褐色皮分界清晰。

“早年间的事了，”他说，“锅比人急。”

叶色从鲜绿变成暗绿。黏腻感消失，变得滑利。他抓一把抛向空中，叶落时沙沙响。

“杀青，得杀熟——”他顿了顿，“杀透了才能活。”

他左手从锅里抓出一把，右手用竹帚压住，青烟从指缝往上冒。额头上的汗滴进锅里，嗤的一声。

“成了。散热，快。”

我们把茶叶倒在竹席上，用手迅速抖散。叶子还烫，我差点缩手，但他没有。散热后，他把茶叶拢成一堆，盖上湿布。

揉捻机是木头的，用了四十年。他用膝盖顶了顶机身：“老一辈就在用，具体谁开始的，说不清。”机身有茶汁渗进去的颜色，黑绿，发亮，接缝处的木头陷下去一道，能放进三根手指。

他把茶叶倒进去，转动摇柄——某个角度会涩一下。

茶汁渗出来，沾在竹篾上，结成黑绿的痂。他停机检查茶条：“太紧泡不开，太松没味道。”

“那怎么知道刚好？”

“试，泡了喝。”他看了我一眼，“喝了

再调。调四十年了，还在调。”

炭焙在楼下。我下去添火，温度计指在85℃。炭是青冈木烧的，有金属的光泽，烧到深处发红，表面却结着白灰。

他随后下来，看了一眼温度计，突然伸手进焙笼抓了一把茶叶抛向空中，又蹲下，一粒一粒捡起，捻了捻——87℃，超了两度。

“米比温度计慢，”他说，“但米会焦，茶叶不会说话，你得看着。”

他蹲下来拨炭灰。火光映在脸上，皱纹比白天深。

“早先焙茶用松枝。”他说，看着炭，“松烟香，客人喜欢。后来没人要那个味了，就改青冈木。”铁钳在炭盆边缘敲了一下，“改过来三年，茶叶卖出去了。我没爹赶上。”

他没再说下去。炭火噼啪响了一声。“电火燥……”我说。

他打断我：“茶像米，熟了。”

他每隔二十分钟翻动一次，手伸进焙笼，在热茶叶里快速划拨。我站在旁边，脸被炭火烤得发烫，后背却被门缝的风吹得发凉。

我从茶厂出来，太阳偏西。在河边洗手，水比井水暖。指缝里的茶汁渗进手里，散成淡褐色。洗了三遍，指甲缝里还是黑的。



晚饭在他家吃。腊肉炖萝卜，汤面上漂着几片褐黑的叶子。

里屋传来陶坛底擦着门槛的涩声。兰三走出来，蓝布衫上别着竹针。她把坛子搁在门槛上，手在坛口停了停，才伸进去抓。

“去年晒的，今年又返潮。”她把黑叶子撒进汤里，“晒了三回还是四回，记不清了。”

黄清杰看了一眼：“这个坛子，我娘那辈就在用。”

兰三低头搅汤，沸起来的白气遮住她的脸。过了会儿她说：“茶叶比人经放。”

茶汤浇在饭上，油脂浮成金圈。我咬到一片茶叶，韧，微苦，把肉的腻顶回去，舌根泛起甜。

黄清杰不喝酒，只喝茶，用一只豁口

的瓷杯。他喝得很慢，续水三四遍，茶叶在杯底舒展，像沉下去的水草。

“客人来呢？”我问。

“泡新茶，新茶香，闻得着。”他说，“陈茶没香，只有味，味在骨头里。”

兰三收拾碗筷时，他独自坐在门槛上，端着那杯陈茶。天已经黑透，没有雾，能看见星星。他没有看天，看手里的杯子，杯里的茶叶。

夜雾从河面升起来，盖住了对岸青龙村的灯火。

睡前洗脸，指缝里的气味散进水里——火、汗、揉捻机木轴的腥气、炭灰落在皮肤上的干灰。我闻了闻右手，又闻了闻左手，两只手都是炭味，但右手的更沉。

“杀熟”？——他真这么说过？还是我把“杀青”记岔了，自己杜撰的？我躺在床上想，想不起来。只记得他说“杀透了才能活”，前面好像还有半句，是什么来着？

我关灯时，听见他在隔壁咳嗽，然后是倒水的声音，水注入杯中的咕噜声。接着是瓷杯磕在木桌上的轻响——那杯子有豁口，我早上见过。

水声停了，夜就深了。我躺在黑暗里，右手压在左手上。指缝里的黑渍蹭在左手背上，黏的，像揉捻机木轴上结的茶痂。

隔壁又传来咳嗽声。我起身倒水，路过堂屋，看见门槛上坐着人影。黄清杰没回头，手里的豁口杯冒着热气。

“睡不着？”他问。

“嗯。”

“新茶提神，陈茶安神。”他顿了顿，“你喝新茶，我喝陈茶。”

我低头看自己的杯子——空的，睡前忘了倒水。

河对岸青龙村的灯火灭了。只剩下马武河的水声，像什么人在远处揉着一团湿布，一下，又一下。



## 玉龙山那堵浮雕墙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曾广洪

“一鞠躬！二鞠躬！三鞠躬！向烈士献花篮！”这是近日大足区玉龙镇玉峰社区群众自发募捐，为在“征粮剿匪”中牺牲烈士修建的浮雕墙的祭拜场景。拂去历史的尘埃，那可歌可泣的玉龙山八壮士故事，仿佛就发生在昨天。

解放战争后期，蒋介石为建立西南反共大后方，委任溃败之兵段西铭，纠集国民党残兵与土匪，成立“川东北游击队”，企图负隅顽抗，颠覆新生红色政权。

1950年1月30日，大足县解放之初，杨连长率领璧山军分区通讯排，由永川经玉龙山到大足参加征粮剿匪。行至玉龙场时，已暮色四合，杨连长决定在此宿营，伪乡长冷万方将其安排到老街客栈。解放军纪律严明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，帮助群众挑水打扫庭院。可两面三刀的冷万方脚踏两只船，表面对解放军笑脸相迎，背地里却吩咐手下上山告知土匪。“川东北游击总司令”段西铭连夜调兵遣将，集结2000余悍匪，从巴岳山的坛子石、三清洞两个方向朝玉龙老街包抄，又堵死了进

出玉龙所必经的城门洞和黄葛树两道口，解放军却被蒙在鼓里。

次日上午10时许，段西铭麾下的几路土匪将玉龙老街围得水泄不通。狡猾的土匪并未贸然发起进攻，而是先采取心理战术，躲在茂密的丛林高声喊叫，紧接着便枪声大作发起攻击。杨连长担心困在街上被包围，又怕殃及群众生命财产，赶紧叫冷万方带路突围。解放军不熟悉地形，被冷万方带人敌人设好的陷阱。土匪仗着人多地利，一阵密集枪弹后，解放军损失颇大。

杨连长指挥队伍边打边撤，向斜对面的高炉厂转移，并以围墙为屏障御敌，等待县城方向的援军。正当解放军与土匪激战之时，玉龙乡公所副队长带领几十个乡丁从后山坡摸过来，占领了高炉厂后坡并向解放军射击，与对面山头的土匪形成夹击之势，解放军陷入腹背受敌的窘境。此时，冷万方也出现在乡丁队伍里，指挥

乡丁疯狂进攻。午后，土匪占领了高炉厂对面的牯牛坡等有利地形，发起合围攻势。情况万分危急，杨连长给战士们下达了最后命令：“我们要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，决不再向土匪投降，要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和最后一颗子弹！”

激烈的战斗一直持续到下午6点左右，战士们滴水未进，精疲力尽，弹尽粮绝。但他们却将生死置之度外，击毙土匪100多人。激战过后，解放军大部分战士壮烈牺牲，杨连长也倒在血泊之中。此时，尚有8名战士被困，他们在突围无望的情况下，砸烂枪支，视死如归，毅然跳进熊熊燃烧的高炉，此举堪称惊天地、泣鬼神！3名负伤战士转移到附近农民家里躲藏，后在荣成良和曾绍卿等人掩护下才最终脱险。这次战斗解放军共牺牲41人，烈士英灵被安葬在大足区烈士陵园。遗憾的是，因历史久远和资料缺乏，后来就连杨连长的名字也未能查到。

玉龙山八壮士的英勇故事，在玉龙老街代代相传，亦载入《大足县志》。民间热心人士姚永富说：“我们今天的安康生活，是解放军战士用年轻生命换来的。吃水不忘挖井人，幸福不忘解放军。大家立即行动起来，为烈士修浮雕墙，传承红色基因！”他的倡议，一石激起千层浪，得到当地群众积极响应。少先队员姚国思把储存多年的零花钱捐了出来，抗美援朝老兵胡代勋无论如何也要略表寸心，重病缠身的孙桂仙老人拄着拐杖到场捐款，很快就收到几十万元。他们请来专业设计师与施工团队，在当地政府和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下，在烈士遇难处修建了长50米、高4米的浮雕墙，生动还原了当年惨烈的战斗场景。

如今，玉龙山八壮士浮雕墙成了玉峰传统村落打卡点，清明期间，前来吊唁的学生与群众络绎不绝，他们为烈士献上鲜花与松柏，凭吊英魂，并将其作为建设家乡的动力与教育后人的鲜活教材，激励代代玉龙山奋发有为，不忘初心。